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黄口终于有饿期

跨越太平洋的
怀念

□宁秀丽

远离生我养我的故土，我在美国生活已很多年。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1994年4月2日，而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，则是同年夏末秋初的一个早晨。当父亲的越洋电话从地球的另一端传来，我终于忍不住喷涌而出的眼泪。爸爸说：“我挺好的，你不用挂念我，我也不挂念你。人家等着我出海打鱼，就这样吧。”“爸爸，你的声音怎么这么怪呀？”“噢，喝酒喝多了……就这样吧！”

就这样——父亲就这样走了，一走就是17年……

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那“怪”的嗓音，是癌细胞已侵入他的喉咙，声音变得沙哑。而大家都一直瞒着当时怀孕的我，就连同在美国的六姐，对我也守口如瓶。母亲和几个姐姐姐夫陪着父亲与癌症抗争着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唯有他的最小的女儿，始终被蒙在鼓里，至今遗恨在心。

我爱我的父亲。我知道父亲也一直宠爱着我。有幸我和父亲同样属马，这也是我和父亲格外亲近的原因。从很小很小开始，我就是骑在父亲的脖子上、踩在父亲的大脚上、抱着父亲的腿、牵着父亲的衣襟，慢慢长大的。那时，我是父亲的小尾巴，父亲开会、父亲漫步丈量村里的土地、父亲出海拉网，都少不了我这个跟屁虫。父亲的胃不好，我就陪着父亲吃小锅饭；父亲喜欢锯木头做家具，我就帮着父亲按住木头；父亲擅长和泥砌墙，我就跑前跑后当小工……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聪明，细心，勤劳，公正，严厉却不乏慈祥，绝对是家庭的主角。

父亲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，一干就是25年。在那不足两百户人口的小小沿海村落，父亲的头衔是最大的，然而，父亲却是德高望重、平易近人的。记得，我们家矮小但是干净利落的庭院，常常是父老乡亲聚会的场所，也常常是父亲招待来村蹲点儿的上级干部的招待所。无论尊卑长幼，父亲都亲自沏茶，热情招待。

每每这个时候，倚在父亲身边的就是年幼的我。虽然我不懂大人们在说什么，但是，我喜欢看父亲谈笑风生的神情，爱听他畅谈村庄的美好前景。

那次，父亲出差了，好久都没有回来。我坐在炕上看母亲纳鞋底，焦急地等待着父亲。终于，村头响起了拖拉机的声音，我飞奔出去，远远看到了父亲，还有他怀中抱着的小娃娃——这是刚刚失去父母的三叔的幼子，我的小堂弟。

从此，父亲的肩上换成了弟弟，从此牵着父亲衣襟的也不再是我。怎么还会是我呢？我已经升级做了姐姐。自豪终于战胜了失落和嫉妒，因为父亲让我知道，我长大了，我应该做个好姐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 宁汝润
●终年: 64岁
●籍贯: 山东蓬莱
●生前身份: 村党支部书记

姐了。

虽然有了弟弟，父亲仍然最爱我。每次父亲到县里、省里开劳模会回来，带回来的奖品，都给了我。父亲的人大代表红色胸章，都要在我的胸前挂几天，让我尽情地分享荣耀。那红色的胸章，是父亲心贴群众、关心百姓的标志，我为他骄傲和自豪。同时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也感悟到，只有一心一意地为群众办事，才有资格戴那枚胸章。

父亲不但是老百姓的好带头人，更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。春种秋收，打麦扬场，没有抄不了的家什。我们村是全县有名的“麦园子”。每年播种小麦，是他最忙的时候，村里几百亩小麦，就靠他和几个扶耩手赶着节气播种。他扶耩下种，麦垄笔直，播下的种子又匀又快。

那年秋种，父亲终积劳成疾，造成胃穿孔，倒在田间。我吓得哭了起来。等父亲手术后，身体恢复了健康，我劝他多注意，千万别再累着。父亲只哈哈一笑，事后照常拼死拼活地为乡亲操劳。

父亲虽然宠爱我，却从来不要忘记严格管教我。父亲让我知道，身为村支部书记的女儿，不可以有丝毫的特殊，不可以有高人一等的心态，待人要宽厚谦虚，衣着要朴实大方，学习要用功上进。我犯错时，父亲很少打我骂我，一个生气的眼神就足以让我惭愧老半天。

当我进了高中，住校

了，父亲也退休了，我就更深切地体会到父亲的爱是那么细腻。学校规定，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，当我回到家里，迎接我的一定是父亲开心的笑容。每次父亲知道我要回家，总是提前下海，捕捞鲜活的鱼虾，为我准备美味佳肴。

当我第一次远离父母到北京补习英文，父亲乘火车不远千里去看望我，带给我土产、生活费和零花钱；当我背井离乡，漂洋过海到美国读书，父亲给我的第一张生日贺卡上写着：年长一岁多知识。贺卡的封面是徐悲鸿的奔马图——父亲平时话并不多，也不常写信，但是他对我的热切期望却是那么明了、深切。

终于盼到父亲母亲来美国探亲，当父亲坐在我的汽车里，轻轻地说，“没想到小秀丽也会开车了。”一句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，眼里湿湿的，我当时真的好自豪，心里发誓，等我毕业工作了，一定好好孝敬父母。

可是，我还没有毕业呢，父亲就走了。我再也收不到父亲的信，再也听不到父亲的电话，更是再见到父亲的面了。

感觉上，父亲似乎依然住在渤海湾的那个小小村落，只是我们父女远隔重洋，暂时无法相见。但是，当理智告诉我父亲真的已经不在，我的心就会无助地滴血。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回报父亲的爱，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向父亲炫耀我的三个孩子，更没有机会听父亲说，“小秀丽也当妈妈了。”

我姐妹七个，当年被村里人戏称为“七仙女”。现在，靠个人的努力，全都走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我和二姐、六姐三人在美国，还戴上了“博士帽”。三姐、四姐、五姐都在城里工作，家庭幸福美满。大姐是最聪明能干的一个，因父亲从不以权谋私，国家在农村招工、提干、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，父亲每次都把指标让给别的农家子弟，而大姐就一直留在农村。但是大姐牢记父亲的话：靠自己的能力干事创业。她勤奋好学，努力工作，在本村小学当了教师，后又当上校长，成了远近闻名的优秀教师……父亲生前没给我们留下什么丰厚的遗产，唯一宝贵的是他的精神。我们姐妹七个能有今天，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感谢父亲的言传身教。

转眼17年过去了。父亲，这17年的风风雨雨，人世沧桑，您可有听闻？您可知母亲需要您，姐姐们需要您，我更是需要您。我多么渴望有机会和您再在一起，缠小粽子，多么渴望与您调理饮食，多么渴望开车带您出去兜风，多么渴望与您分享工作家庭的喜怒哀乐，多么渴望得到您的忠告劝解……

父亲，何时，我才能够与您重逢？

□叶倾城

到了这个年纪，看到动人话语，比如“四儿日夜长，素食声孜孜。青虫不易捕，黄口无饱期”，忍不住泪如雨下——客观地说，是老泪纵横。

但说到我自己的具体情况，也就是小女小年身上，怎么就变成“黄口无饱期”了？

她从来就不能吃，奶粉盒上注明要吃60ML的阶段，她吃30；年龄段到了90ML，她吃60……我急得把奶嘴往她嘴里硬顶，她吐出来，大哭。

到了渐渐会说话时，她的语言表用一连串的“不”来完成，看到食物热腾腾、香喷喷地端过来，她就摆手：“不要不要，不吃不吃，不喝不喝……”拔腿就跑，被我们一把揪回来。

小勺递到嘴边，她的嘴闭得比“打死我还不说”更紧，终于塞进一口，我才松了口气，她全吐出来了。美食当前，我如果有此毅力，岂会在减肥大战中屡战屡败？不，我根本就不会有减肥的需求。

每一个中午，她只肯吃幼儿的1/4束，一点点青菜。鱼，一点点；肉，一点点。我急得给她买鸽子煮汤——最后是我全吃了。

是不合口味吗？我们不断地尝试各种食物，发现她爱吃“香菇”（菌类）、“青菜”（青菜）、“肉”她叫得响，但其实不怎么爱吃。海苔她似乎喜欢吃，也吃不了几口。

是奶喝太多了吗？《育儿百科》的观点是：无论孩子多么不能停，奶是不能停的，因为牛奶可以提供大量营养。但此刻，我方寸大乱。胆战心惊地，左右为难地，给她一点点，减少奶的摄入量。但没用。

是我们没有做到让她饿了才吃吗？有一天我们带她去动物园看熊、马和猴，她连滚带爬地尿湿了好几条裤子，在车上就疲倦地睡着了。够饿了吧？但，仍然不吃。

是缺钙吗？我们带她检测过微量元素，钙和锌都在正常值内，虽然很接近底线。医生说不必补。

束手无策。到底该怎么办，她才肯大吃大喝呢？当然了，我也不希望她吃成我这个体积。有一天，我忽然发现，我的身高还不足她的

两倍，而体重是她的好多倍。我悲伤地想：原来这么多年，我都没长高，一直忙着在发胖呀。

这个艰难阶段是怎么度过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你要请教我“如何应对幼儿厌食期”，我只能钳口结舌。总之，小年终于开始吃了。

早晨，我在吃牛肉米粉，她站在桌边的椅子上，俯身过来，有一搭没一搭用手抓着一根米粉往嘴里送。我停下筷子，一手扶着。她发现了我的中断，小手推我握筷子的大手：“妈妈吃。”我没本事一边吃一边关注她，她就抓起一根米粉往我嘴里递过来。

渐渐秋高气爽，螃蟹上桌了，我们敬她：“螃蟹。”她说：“蟹蟹。”我们掰了蟹腿给她吃，她很高兴，咬着蟹腿冲到我屋子的另一角，又冲回来。无非就是表示一种无以名状的喜悦。同时念叨：“蟹蟹，谢谢。”我们早就教过她“谢谢”，她是如何区别这两个不同的词呢？

带她去超市，她看到水族柜里的螃蟹，就双手抱拳，向人家作揖：“谢谢，蟹蟹。”我当然知道她是弄混了，但，多么像：蟹蟹，谢谢你献身，化作我每日必需的粮食。每日必需？你知道螃蟹多少钱一斤吗？你还嫌我不够破产吗？

我有吃零食的习惯，尤其喜欢吃坚果：山核桃、松子、榛子。小年过来，我就给她剥一个，说：“咱们偷偷地吃。”小年很快就学会了，拖着长声：“偷偷吃……”她很快就弄清楚食物分两种，一种是“啊呜啊呜”，指正餐；二是“偷偷吃”，零食。她就这样，开始说平生第二句六字句：“妈妈吃偷偷吃。（她显然认为偷偷吃是名词，并且是这种食物的统称）。”惭愧，我作为一个胖子的长期偷吃行为，大白于天下。第一句是“鸡鸡滑滑梯”（在肯德基的儿童乐园内滑滑梯）。

她的口味与我很接近。我喜欢吃坚果，她也喜欢；我喜欢吃葡萄，她也喜欢；我不吃葱姜蒜，她也不吃——似乎世上的宝宝都不吃吧。

全世界的宝宝呀，你们都是一个一个的谜，你们要什么不要什么，从来不肯告诉我们。而全世界的父母，大概也就是像我一样，在育儿中学会育儿，在爱他/她中学会爱。

母亲面前当慎言

□孙守利

有一段时间，流感肆虐，在饭桌上我无意中说起吃大蒜对预防流感有好处。

那年，家里的半亩责任田便种上了大蒜。从夏到秋，从秋到冬，老家的屋檐下，挂满了一瓣瓣的蒜头。而每次从家里回来，大蒜便成了必带的东西。我说，不拿了，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！母亲说，拿回去，慢慢吃，不会坏的，能防感冒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绿色食品成了百姓餐桌上的香饽饽，好多城里人乐此不疲地到乡下包地，种菜、种庄稼，后来身边的几个同事也加入到这个队伍，一个劲儿地拉拢我参加。我笑笑说，我家种着很多地呢，你们若有力气，可以去我们家种。

后来，我便把这当笑话讲给母亲听。母亲听了之后，叹口气说，是啊，外边

卖的东西真是不让人放心！

没过几天，母亲便托人给我捎来了一袋面粉、一筐山鸡蛋和一大包青菜。再三嘱咐，吃完打电话回去，到时再给捎过来。还告诉我，把冰箱腾出来，过几天家里的猪杀了，给我送一半来。

前年冬天，母亲专门腌上一些红萝卜咸菜，腌好后，装到坛子里，我回家时，让我带着。我对母亲说，以后少腌点吧，我又不爱吃。母亲反问道，你上次不是说很喜欢吃吗？

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说过，也许是某次为了哄母亲开心，随口一说，母亲却记住了，当成一件大事来办。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母亲都时时记在心里。

只是后来，在母亲面前，我不敢过多说什么了，我担心自己无意的一句话，就会成为她长久的忙碌和挂念。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